

六一居士詩話
司馬溫公詩話
貢父詩話

後山居士詩話
臨漢隱居詩話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第九冊
第十冊

第十一冊
第十二冊
第十三冊
第十四冊
第十五冊
第十六冊
第十七冊
第十八冊
第十九冊
第二十冊

貢
父
詩
話

劉
攽
撰

中
華
書
局

貢父詩話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
川學海及津逮秘書皆
收有此書百川宋本故
據以排印

貢父詩話

宋 劉 攽撰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爲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眞詔旨也。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尙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落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楊昌言詩曰。先帝遺弓劍。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爲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石。僧惠崇詩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詩兄。杜工部有峽東蒼江起。巖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東蒼江。巖排石樹作七言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己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

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

俗云脈出則有風雨。

又曰。漁唱蝦魚願肥腩。肥其肥太。

人多取佳句爲句。圖持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繁花。春水慢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効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繇成鄙野可笑。盧仝云。不即溜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効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眞箇似童兒。沒并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爲不工。謂句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眞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閔字逍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潘蒙自桐廬歸錢塘。僕以謂不減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閔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諱於鍾樓云。潘寺千千萬萬峯。志第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卻登樓打曉鍾。孫僅爲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

去。

王益柔勝之爲館職。年少意頗頑。張掖叔文亦新貼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上座。王密於屏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智興自詠詩句。翌日會食。王正座詩下。衆無不哂。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京師名倡李氏。賣藥者以木牛著。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爲號。基者以愁著。李乃國手。而神思昏。裁幘頭者以拗著。李家幘頭。天下

乖刺。歲久自以拗李呼。作詩者以豁達著。豁達老人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而自稱豁達。李老嘗書人新

者哂。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託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

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吉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聞離虎幕。歸來須占鳳

凰池。髻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道士。取所攜酒炙。呼飲之。旣而道士舉杯。撫水寫品字。

覺始悟其爲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

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

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

祥符天曆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尙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搗摑至此聞者歡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卻爲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超飛易爲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蕢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寒澁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語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衣飾文昌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廐移蹄澁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卻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不用斯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帽子卑凡斯是也白曰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衫琵琶與今人同杜曰阜鵬寒始急白曰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爲語病事之終始音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唐詩廣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一韻在有用韻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

干旅舍云。搖落莫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

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

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爲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

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耶。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輒爲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形製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

間。說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較。題金山云。盡頭風捲雪。山腳石蟠虬。常謂綸爲清。非

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曰。君爲桐葉。我爲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

惛然無知。嫁爲廣陵呂氏妻。

鞠皮爲之實。以毛盛踞而戲。見霍去病傳。注穿城踞鞠。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

燂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未休。今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屈口反白打大廉斯。進

前行兩步。踉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

再拜者三。每拜。毳起復於背。臂幘頤間。公乃笑而奇之。遂延於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毳多賤人能之。每見勞於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畫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朋多詩。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僻。基爲饒人下着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葉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綸。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時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雒。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雒。一生解之曰。古人事有失也。是年必當率翎毛耳。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朱所制館。集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譴讓之。王原叔戲改杜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蕞地趁朝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爲足之云。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訶。時西戎唯氏子名摩訶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刁嘗爲王宣政作墓銘以古文篆隸加標軸。密挂刁廳事。會一

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圖。問之從者曰。挂此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脉之笑曰。交不着。京師市井語也。號爲錐宋。爲其穎利而么麼云。贈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洺州。洛本趙地。有毛遂塚。聖俞遂舉處囊事。爲送行詩戲之。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周人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爲蒸。虫爲塵。丹青之青爲妻也。五方語異。閩以高爲歌。荆楚以南爲難。荆爲斤。昔閩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采高。會攷官同里。遂中選。荆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巒旋旋添。反讀添爲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盃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咲。而楊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護在位者。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爾。蜀人自京以鴿寄。不泐句而達。船舶浮海。亦以鴿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爲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爲奴名。不然。當爲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蒸土築城。意謂釜飢熟之。然不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藥則堅牢特

甚故爾。近有獻策。築吳江爲瓮堤。土人欲以巨瓮實土。稍稍下之。不思上實則瓮重。不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瓮堤。形似瓮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爲平糶詩。刺時病云。穴垣補牆隙。牆成垣已墜。斷屢補穿履。履成屢亦虧。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琤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也。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翱詩曰。縣君愛埽渠。遶水恣行游。鄙性樂山野。掘地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漾清流。所向旣不同。埽鑿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誰爲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翱爾。而習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倚撫糞壤。梅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合烏頭。員郎上官俛。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曰。上官俛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寒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材須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古稱駟儉。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爲牙。因訛爲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爲力。千爲幟。非訛也。若隱語爾。

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游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往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硯汙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若皇甫湜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齧臂血流。

今人呼秃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宋厥對卑凡字。

世語虛僞爲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爲何市樂。說者謂南都石駝馬家樂甚盛。詆謂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爲瓊。蓋五代時有馬瓊爲府幕。其人魯獷。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已甫爲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瓊爲厭熟。京師人貨香印者。皆擊鐵盤。以示衆人。父老云。以國初香印字逼近太祖諱。故託物默諭。

梁周翰。真宗卽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斬侮。梁謂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爾。朱昂聞之。背面搖手掖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還也。後盛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幹勤。厚重徵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爲醵觴。漢史有槩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凌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澗。繫

行人而不往。沈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繼繼連之。二公俱謫官。

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觀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摠成詩。李白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環。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効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所奏唯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曼延。傍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爾。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漢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熊非清渭逢何莫。龍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客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後莫僧者。

曹參嘗爲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歎蕭何。誤矣。按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聞中山

相乃屬放鷹翁。放鷹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謂之中山。亦誤矣。唐韓臯鼓廣陵散。其說謂毋丘儉。諸葛翼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爾劉道原謂。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徐州。至隋唐始爲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羌人叛。詔遣士獻方略。率皆得官。有題關西驛舍曰。弧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驢。有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爲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己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太晚節至此。張安道尙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佳。英公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

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向慈恩寺裏游，不可如字讀也。

張湍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輒突入湍家。湍卽捉殺之。湍對尹曰：律云：豬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爲別市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南歸，士大夫率爲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爲詩繼之。二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通客歸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賢哲爲蒼生。鄭公在朝，數爲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礙鸞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謬，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郤護，歸奉萬年觴。謬有詩名，題驪山詩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爲警策。

唐人飲酒，以令爲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爲。白傳詩云：醉翻欄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者，卽白傳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按舞之屬，皆卻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爲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爲率，曰：金

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網。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爲四段。送在筭前。初以陶瓦。乃謂令耳。

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文惠年六十餘。才爲知制誥。其後遂至眞宰使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歎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床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舉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碁。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碁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屨。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改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眞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善攝生。梅昌言知蘇州。無夢求見之。先與詩。壺中一粒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爲大言。處之不疑。自比李少君。而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將欲屏